

何大草 著

午门的暖昧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何大草 著

午门的暖昧

B23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门的暧昧/何大草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0.1

ISBN 7-5411-1859-1

I. 午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6346 号

责任编辑: 林文询 陈 红

封面设计: 邹小工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黄 迅

责任校对: 伍 笑

书 名 午门的暧昧	定价 14.00 元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

作 者 何大草	ISBN7-5411-1859-1/I·1611
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2000 年 1 月第一版	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开本 880×1230 1/32	印数 3000 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印张 7.375	字数 139 千
----------	-------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 3 号)	邮政编码 610012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	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1

我父，大明崇祯皇帝怀宗思宗庄烈帝朱由检，被认为于崇祯一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拂晓时分，自缢于煤山寿皇亭。对于这一记载，我无话可说。我对父皇的全部记忆，都止于这个著名拂晓的前一夜。那夜的某个时辰，也许是在两次细雨的间隙，一个黑衣蒙面人悄然穿过紫禁城蛛网般的小径，摸到了他的宫中，并匍匐在他的龙椅前。蒙面人恳求父皇允许在他的保驾下，只身逃离到数千里之遥的故都南京，统帅南方部队为保卫大明江山作长期的抵抗。

这时候李自成的大军已在京郊扎营。北京城笼罩着晚春时节憔悴的花香与辽阔的寂静。从鞑靼高原上吹来的阵风带来了大面积的黄沙，由于路断人稀，黄沙在街面上积成了一圈圈弧形的波痕。一部分富户早已料到城破就在指日，裹了细软远走高飞。而更多的人家则关门闭户，蛰伏在深巷宅院中茫然无措。父皇派出的最后一支维持帝国秩序的马队在正阳门一带逡巡不前。北京城里的人们都看到，桌上的一杯茶或者一碗酒，都因为李自成铁骑的敲打而发出了轻微的颤抖。

那个蒙面人为了使父皇同意他的恳求，不停地拿额头叩击着地砖，咚咚有声。血从他的眉心流下来，把蒙脸的黑纱分为可怖的两半。但父皇只是长久地沉默着，用纤长

的十指反复地抚摸着龙椅的扶手。父皇的目光越过匍匐在脚跟前的蒙面人，若有所思地眺望着紫禁城的黑暗。紫禁城的黑暗同过去的黑暗一样，深色、稠密，浑无边际……。父皇抬起一只手臂，甚至没有看一眼蒙面人。他挥了一挥手，结束了他们之间并没有开始的交谈。他可能是说了一句，去吧。

蒙面人无望地转过身去。就在他转身的短促时刻，在一瞥之间，肯定看见了在烛影边缘、帷幄下边露出的两只红色绣鞋。当然，像他这样有某种特殊技艺的夜行人，或许早在向父皇叩头之际，就应该听到了帷幄后面有人发出的丝丝鼻息。但他除了流血的眉心两侧，一双异常疲惫的眼睛，看不出任何的表情。他转过身，像影子一样地消失了。

躲在帷幄后面窥视的人就是我，父皇最宠爱的女儿。

我看见黑衣蒙面人消失之后，父皇仍一动不动地坐在龙椅上，眺望着紫禁城的黑暗，仿佛从不曾有人打扰过他的冥想。今夜的烛火在静谧中发出嘶啦啦的燃烧声，照见父皇鬓角上的斑斑白发。他的面容同蒙面人一样，是疲惫的，而且烙满了早到的皱纹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又有了一些惊讶的发现：父皇的神情完全变了，就像一个离群索居、苦苦修行的隐士，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忽然都想清楚了。他的双眼是平静和明确的，没有了我熟悉的那种迷惑与忧伤。

这一年，父皇三十四岁，我十六岁。

2

现在，当我开始反复考虑是否允诺那位神秘而匿名的历史学家，以口述形式参与撰写这部《燕山龙隐录》的日子里，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居室的窗口向远方眺望。尽管隔着纵横捭阖的街区，我知道通过这小小的窗口，能够清晰地看到紫禁城西北边上那座金色的角楼。我的窗外立着一株栗子树，如果视线恰巧从两片油绿的栗树叶之间穿过，你会发现角楼是那么渺小而又近在咫尺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推开那轻飘飘的门扉。

然而我的眼睛却对此视而不见，因为我几乎就是一个瞎子了。四十五年来，我睁大双眼，只能吃力地看见一些物体的轮廓，以及这些轮廓为强烈的侧光和逆光照亮的毛茸茸的表面。不过，我的心中并没有多少的悲哀。我所看不见的紫禁城，在另一种记忆和另一个朝代里存活着。而夹在两片栗树叶中间的皇宫则住着另外的主人，和另外的秘密。风从一棵树吹向另一棵树，还是晚春时节的簌簌之音。但是天空中的气息早已改变。现在是大清朝康熙二十八年的闰三月，三十七岁的玄烨皇帝昨天刚刚第二次南巡归来。关于北京城出现的一切重大消息，我都能依靠自己的耳朵和嗅觉，做出可能是正确的判断。整整四十五年前，当我撑开灼痛无比的眼帘，看到周遭一片漆黑时，我

听到一个遥远的、古怪的声音：天啊！

我后来明白，四十五年前的那一天，是我烟熏火燎的衣服和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吓坏了我的救命恩人。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头脑却异常的清晰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我接着那个声音说：天啊……。我嗅出，父皇的天下已经改朝换代了。这个时刻，是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的午后，阳光明亮，街面上不断传来一阵阵步点均匀的滚滚蹄声，李自成的大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入北京，并朝着紫禁城的方向挺进。就是从这一天起，父皇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和自缢者的结局，被装订进各种不同版本的官书野史，流传到今天，并且还要永远地流传下去。

城破，国亡，对于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火焰。我在拂晓时分被乱糟糟的人声惊醒过来时，正倒在一间堆放帷幕的库房中似睡非睡。到处都有人在绝望而恐怖地大喊：

起火了！起火了！！

忠心耿耿的太监小刘子冲进来，把我背在背上迅跑。只有小刘子知道我患有轻度的夜游症，常常在随意撞入的一间宫殿中独自过夜。小刘子凭借某种神秘的天赋，能在最偏僻的角落准确地把我搜寻出来。我伏在小刘子的背上大叫，父皇，父皇呢？

小刘子背着我在旷野般的紫禁城中毫无目的地狂奔。他嘴里反复地说着，没了，没了，皇上没了。

小刘子此刻似乎迷了路，我们跑过了这个殿，那座桥，最后发现其实还在原处打转。而太阳已经慢慢地升起来了，第一遍阳光把水汽、薄雾和火焰的蒸腾映射成了紫红色的流体，成片、成块地在我们四周旋转着。咳，其实刘公公也只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哪，他纵有机巧伶俐，城破了国亡了，他又能找到什么出路？

在最后一刻，我想我们都放弃了突围的希望。我伏在小刘子的背上，感到非常的困倦。这时候，我忘记了大火，忘记了父皇和国破家亡，我多么希望小刘子能马上把我驮回那间幽暗、温暖的库房，倒在层层叠叠的帷幕中酣然长睡啊。但就在此时，小刘子做出了一个毅然决然的决断，背负着我朝一个认定的方向，最后一次狂奔而去。

时隔四十五年之后，我今天已经忘记了当时小刘子奔跑了多久，我才发现他最终选择的目标是一座燃烧的门楼，或者说目标是燃烧的门洞外的某一点。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弄清楚这一点了，我们逼近了门洞。一根燃烧的横梁从门楼上飞落下来，小刘子向后退了一退，横梁扎在他的脚跟前，发出轰然的一响，火星暴溅。紧接着，第二根燃烧的横梁飞落下来，红色的火焰在风中呼呼作响，就像父皇出巡时大纛翻卷出的哗啦之声。横梁的一头扎进小刘子的心窝，他倒下去，我听到一片哧溜溜的声音，那是他的血泼在了火焰上。我也倒了下去，正抱住横梁尖锐的一头。我嗅到一股刺鼻的焦臭味……那是我的手掌、头发和整个的脸都被火焰烧糊了。

当我在昏迷中听到那个古怪而柔和的声音“天啊”之后，我知道天下已不再是父皇的天下，而我苟活了下来。接着我又昏睡了过去。过了一些日子，那个柔和的声音再次把我唤醒。他说，你能听见窗外的声音吗？

窗外的街道上正持续地传来杂沓的马蹄声，像退潮一般漫长而闷闷不乐。他说，李自成撤出北京了。

“李自成”，我蠕动着嘴唇，发现这个曾在父皇的官中被君臣们反复念叨过的名字，变得是那么拗口和陌生。李自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，我茫然地想着，李自成留给我的印象，只有那潮起潮落般的马蹄声。

那个和我说话的人大概正站在推开的窗户边，这使我能借助逆光看见他身体的轮廓，和轮廓边缘亮闪闪的茸毛。他的头发不是黑色的。太阳照在他的头上就像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，金黄而又温暖。

我说，你是一个夷人。

是的，德吕尔·德吕翁，一个传教士。他说，我同时也是大明皇帝陛下的御前历法官。

他的声音很沙哑，也很苍老，他的中土语音是正确的，但却是不地道的。我说，谢谢你，救了我的命。

但是苍老的传教士说，不要感谢我。我感觉他向我走来，他的脸上似乎长满了鬈曲的络腮胡须，胡须里挂着一块闪闪发亮的小东西。他把那小东西取下来，放在我的左手心里，他说，你应该感谢主。

那小东西是一块金属十字架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感到他

的手是那么暖，十字架是那么冷。

3

一天午后在花园中散步时，我把那块冰凉的十字架丢进了深井。井底源源不绝地升起金属般的嗡嗡声响，刺激着我伤后初愈的身子，摇了几摇，总算没有在布满青苔的井台上摔倒。我在井台边坐下来，青苔的潮气从我的屁股和脊椎升上来，使我的全身有说不出的辛凉和倦怠。我烧坏的右手掌和整个的头颅都被布匹仔细地包扎着，只留出呼吸的鼻孔和吃饭的嘴巴。但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。

我是凭借光影隐约的明暗和花草的气息，来判断此刻的时间和环境的。德吕尔·德吕翁已经奉圣旨入宫，用他的天文知识为新朝的天子服务。他的大宅中整日阒无声息，这使我感到不知几出几进的院落里，除了看不见的家具和阳光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存在了。我听到十字架落进井底的不绝鸣响，到最后似乎变为了一个妇女环佩满身的叮当之声。她虚化的背影在我瞎眼的黑暗中出现了，又消失了；她看起来非常的像我，而事实上，她却是我的母亲。

在传教士德吕翁大宅中治疗烧伤的漫长时期，我都是一个人靠拼凑童年的记忆碎片来打发日子的。在双目失明之后的黑色底幕上，记忆的轮廓显得格外的鲜明，而记忆的前景则显得格外的凄迷。母亲在我的记忆中，终日都躺

在“木犀地”楼上一间面北的小屋里，母亲的脸和床单一样是浅色的，蚊帐和窗纸也是浅色的；在靠近窗口的两旁，高高低低地堆放着一些素洁的陶罐。楼下有一片木犀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桂树，开花时节，陶罐承接的馥郁芬芳，能够保持到次年的春天。母亲很少接触阳光，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，她已经没有能力起床到户外活动了。我甚至想，她的生命或许就是靠呼吸带寒意的香气来延续的吧。有些日子，母亲熟睡时我爱坐在她的床前，用五指梳理着她的头发。她醒过来，却不睁眼，但我知道她会感到舒服。父皇第一次看见她时，就是情不自禁这样做的。母亲只是轻轻唤着，很好，珠珠。

珠珠是我的名，也是我的姓。我不能承袭大明皇族的姓氏，因为我虽然是父皇的女儿，却不是一位公主。我是父皇和母亲在阴蔽处秘密交合的产物。所有为父皇服务的近臣一定都确知这一点，但他们肯定更愿意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，只要父皇不打算让我享有作为一个大明公主的合法权益。今天，我已经年过 61 岁了，大明皇朝早已作为某种墨迹印蚀在多卷本的史书中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知道翻遍史书也不会找到我的名字。我在双目黑暗中对往事的叙述，也只可能成为让后人疑窦丛生的妄言呓语。对此，我当然不会为自己辩护。我只想对《燕山龙隐录》这部书的匿名作者表明，“木犀地”是存在的，就像换了主人的紫禁城还在风与光中真实地屹立着一样。

在大明帝国的北京，“木犀地”是没有围墙的大院，

是大院套着大院的庄园。有如天鹅绒幕后的温床，烛光幽微的筵席，云雨巫山的笙歌，是花丛深处的花丛，润滑而令人眩晕的洞穴。所有体面的人们都可以在“木犀地”自由出入，并得到曲尽其妙的享受。就像“随喜功德”写满了帝国的名山宝刹一样，“随意”和“享受”烙印在所有“木犀地”人的心上。

通向“木犀地”的路途，要穿越喧哗的闹市，跨过石条横铺的拱桥。河上柳若烟，烟若梦。更行一程，能看见红蔷薇，绿鹦鹉。走进去，就是木犀地的气息，女人软软的笑声。来“木犀地”做客的人们，王公大臣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，富商巨贾尽可一掷千金，而高僧道长也不必戴上假发或者面具。“木犀地”的日日夜夜都是静谧的，即便是达到欢乐的高潮时分，听起来也只像是在悄声耳语。这一张一弛的消受，就如同两首文人的词牌，摸鱼儿，声声慢……

父皇第一次来到“木犀地”时，他的打扮，也正像一位衣衫轻薄的文人，腰间悬着一壶佩剑，手执一柄江南的折扇，下边一块坠儿，是极普通的汉白玉石。父皇是坐船来的，风和日暖，他的脸上应该挂着我所没有见过的笑意。那是大明天启七年秋天的事情，父皇刚刚接替他驾崩的皇兄成为帝国新的君主。

那一天，“木犀地”正在为新近病故的老主母举哀。由于老主母临终时留下的嘱咐，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丧事活动，所以“木犀地”从当家的长姊到粗使丫环，看不到一个人披麻带孝。那口极薄的柏木棺材厝在一处不引人注目的小屋中，待老主母生前指定的日子到了，就假道京杭运河，以一叶小舟载回故乡扬州，在白云庵火化后入土。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，“木犀地”的客源没有为此受到任何影响。只有日夜重复的管弦丝竹，在“木犀地”的人们听来自有说不出的楚楚之音。而且由于主母培养多年的继承人称病不理家政，“木犀地”上下真有一种大树飘零的迷茫。

当初，老主母夫妇在北京初试拳脚时，主要靠了进京途中收养的三个孤女金桂、银桂和丹桂挂牌创业。老主母的丈夫是早逝了，而“木犀地”却在日进斗金中发展为枝繁叶茂的一大片。后来，金桂从一位镇收西域多年的退休将军那里，染了一身的恶疾，苦不堪言，虽生犹死。她用这位将军赠送的弯弯胡刀，在冬天干枯的河滩上引颈自诀了。噩耗是几天后才由在河滩上拾干柴的村童跑来通报的。她曾经美丽的、丰腴的身体已蜷缩成一小团，她的有病毒的血液使镶满绿宝石的刀柄，从此有了洗之不去的殷

殷红迹。

再过几年，银桂跟一个扬州来的盐商走了。盐商允诺，他的发妻早已年迈体衰，一旦归西，就把银桂扶正。老主母虽然舍不得银桂，但想想她是嫁到扬州，也就有了一些回到娘家的意思。老主母不仅没收盐商的聘礼，还送了银桂许多的嫁妆，装满了整整一条彩船。

银桂远嫁之后，老主母就病倒了。那时候，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。她把家政大事都交给丹桂去料理，自己搬到一个僻静处，终日吃斋礼佛了。她两扇紧闭的门外，就是金桂走完最后几步路的河滩。但她或许已经把这件事忘了，因为当丹桂向她禀报家政时，她常常目游神移，一脸的漠然。她的记忆力看起来明显地下降了，她常常搞不清现在“木犀地”还有多少间房屋、多少座院落，进了多少花娘，又走了多少丫环。临终前，丹桂把一摞账本放到老主母的枕边，她说，妈妈，都在这儿了。

老主母哆嗦着把账本一推，就断了气。

丹桂定定地看着落下的那堆乱七八糟的账本子，默了半天，说不出话来。事后，她说自己病了，一点气力都没有。就此，她什么事情都不再过问了。

“木犀地”的人们反复去跪在丹桂的床前，恳请她出来主持家政大事。但丹桂并不松口。次数多了，丹桂就说，“木犀地”是大伙儿的，大伙儿都帮着管吧。

父皇到来的时刻，正有一拨人刚刚从丹桂的床前离去。

丹桂躺在床上，听到楼梯又响起窸窣的声音，就翻身

向里，闭了眼睛假寐。上楼来的人，自然就是父皇了。

父皇随身只带了一个宦官。宦官身材很高大，双眼常在眼帘下眯缝着，一部又浓又黑的胡须是粘上去的。他穿着一身的皂服，双手时时笼在宽阔的袖中，里面藏着一柄钢斧。他走路时步履滞重，表情则极为安详。他姓刘，我后来称呼他为老刘公公。但父皇是独自一人登楼的，老刘公公坐在楼梯的最下边一级，截断了“木犀地”这条狭窄而重要的通道。

父皇的脚步很轻，也很慢，这似乎可以表明他是一个犹疑、警觉，而又充满好奇心的男人。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窗前那堆为阳光照耀的陶罐，陶罐高低错落，它们没有釉彩的表面把阳光安静地吸收进去，显出一片晕染的湿润。他把目光收回来，发现自己已站在一个女人的床前。

5

四十五年前国破后被我悄悄投入井底的十字架，此刻正在我的手心里攥着。四十五年的抚弄，这块冰冷的金属染上了我的体温，变得有些温润如玉了。我是为了不使德吕尔·德吕翁伤心，而叫下人把它从井底打捞出来的。我虽然看不见德吕翁的表情，但我能嗅到他的眼眶中盈满了含盐的液汁。德吕翁是在为我拆除伤疤上的绷带时发现十字架不在的，但他并没有责备我，他长久地沉默着，让我

只能听到他吃力的呼吸声。接着，他对上帝的忏悔，变为了对我的惊愕与怜惜。他一定是发现我拆除绷带后的面目有多么的可怖！他说，啊，天啦……。

但我自己一直没有做声。我把没有受伤的左手放到头上，摸到烧焦的残发和新生的头发扭缠在一起，就像农家茅舍顶上的一团乱草。我将五指插进发中，一下一下地梳理起来。每梳理一下，都有泪水从我的盲目中滴出来。我至今认为我不是为毁容而悲哀，我的泪水是因为发根处发出的疼痛太过钻心而哭泣。然后，我拿手掌顺着额头向下抚摸，我摸到的全是凹凸不平的姜疤，就像是被一群饥饿的锯齿蚁啃咬过的古怪石头。所有的水分都被烤干了，鼻子瘪了，嘴唇豁了，耳朵烧得仅剩蚕豆大的两个小点。只我的左手掌还如往日一般纤长、温润，这正使它在触摸我脸颊时的感受传到心里，使我发出一次次的干呕。我右手掌上的皮肉烧化后粘贴在骨头上，使它变得像一支粗糙的鸡爪。

可怜的孩子，德吕翁说。

我发现自己十分平静。我说，神父，我活下来了。我真幸运呢。

哦，你是活下来了……，德吕翁欲言又止。我想他的意思是要说，你活下来了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，真是生不如死啊。

德吕翁说，你要学着坚强，我的孩子。世界上本来就充满了苦难。

我会快乐的，我对他说。

我记住那一年我是十六岁，失去了光明和花容。我说出我会快乐时，就好像我早经过深思熟虑。户外就是一个与往昔不同的帝国和它的人民，但我还暂时不打算出门散步或是远足。院门和触眼的黑暗把我执意地留在往事之中，我常常想起父皇，我以为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已经死去。我能够证实的只是，我永远也看不见他了。

如果父皇确实没有死去，我想他是不会离开北京城的。他一定就隐身在距紫禁城不远的某个僻静的院落，起居，呼吸，吐纳，活着，一天接着下一天。如果他的过去并没有欢乐，那他现在就无须感到痛苦；如果他的过去是欢乐的，那他今天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可以去缅怀和追思。但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父皇的心事。我虽然是父皇的女儿，我的想法却可能最为幼稚。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我视线所及的范围超不过从“木犀地”到紫禁城的距离。而父皇的目光从他登基那一天起，就应该看得到帝国最遥远最动荡的疆界了。

天启七年，父皇登基，而按德吕尔·德吕翁的夷历，是救世主耶稣降临后的1627年。父皇的实足年龄，尚不到十七岁，而他面对的却是怎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动荡之秋啊，尚未入主中土的清军正在山海关外猛攻朝鲜、宁远、锦州。在陕西澄城，一个叫王二的饥民，杀了知县，竖起竹竿，酿成日后暴民八方起事的祸种。然而父皇却似乎表现得无所事事，他的年龄正在风月少年的好时光，而他的